责任编辑/蒋楚婷
E-mail:jct@whb.cn

以绘本展现充满活力的城市故事

——《一点儿北京》出版感想

■秦 蕾

近期获得中国政府出版装帧奖的《一点儿北京》，是一套有关当代北京的生动优美的城市绘本，描绘了北京颇有创意活力的三个地方：三里屯，七九八和南锣鼓巷。作者用细腻、优美的画面描绘了这些充满活力的城市片段，记录了那里的空间场景与人物、故事。

在此之前，很少有以这样方式、风格展现中国当代城市的绘本，所以这套书一出版，立即获得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和读者的广泛好评。在获得中国政府出版奖之前，还曾获得“中国最美的书”等奖项，并受邀请参加了很多展览。

在策划创立“光明城”这个“城市/建筑专业出版品牌”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如何让大众读懂城市与建筑，让所谓的专业书籍变得既可读又有趣。这是有感于以往国内的城市与建筑专业出版，常常缺乏适合大众的读物，然而，城市与建筑专业，其实是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的，它与我们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密切相关。媒体和出版社都应该积极地去搭建专业与大众之间的交流通道，让大众可以更好地了解城市与建筑，也让城市与建筑专业的内容迸发出更巨大的能量。所以，好的策划就很重要。

《一点儿北京》这套书的作者李涵、胡妍是建筑师和设计师，我在他们刚开始尝试创作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了，因为当时国内有关城市的绘本很少，而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方向，既适合大众，也同样可以吸引专业读者。

在跟作者进行了很多交流沟通后，我就邀请他们正式创作这套书，并且在书的风格、开本、定位等方面给予了一些建议。作者最开始创作的是一些很小开本的黑白建筑图，后来，在我们的共同策划下，发展出有文字、有故事情节、画面精美的彩色绘本，这就比最初阶段的形式更加吸引广大读者，甚至很快就有一些其他的绘本创作者模仿类似的风格。但其实风格只是表面的东西，这本书之所以精彩，更重要的在于作者对于城市有很深入的观察、调研，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，并且对绘本这种方式也作了很多思考和探索，所以他们画中的城市景象会更加耐人寻味，这不是简单的模仿可以达到的。

《一点儿北京》 李涵、胡妍著
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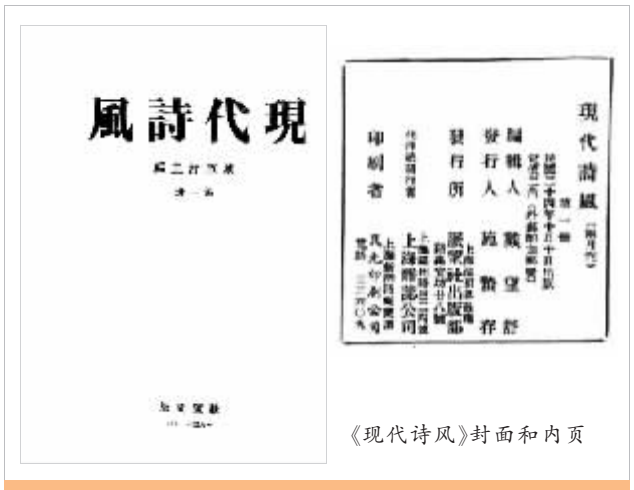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在这套书之后，又创作了《一点儿北京·大栅栏》，也备受好评。整个系列受邀参加过北京国际设计周、上海西岸双年展、深圳双年展、中日韩“书筑展”等很多国内外重要展览。最近，我们还出版了这套书的英文版并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。

目前，作者之一李涵正在开始另一个重要的绘本系列创作——《沪江三十六景》，他希望把上海最重要的36处风貌街区用精美的绘画记录下来，就像当年日本著名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《富岳三十六景》和后来法国的《埃菲尔铁塔36景》《巴黎铁塔36景》那样，李涵希望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创作展现其新时代风貌的绘本作品，让全世界的读者都有机会领略现代上海的独特魅力。我们期待能够尽快把这套书呈现给大家，我也相信其品质一定能够和《一点儿北京》同样出色。

《现代诗风》：见证施蛰存与戴望舒友情

■宫 立

1935年7月31日出版的《文饭小品》第六期刊有《本社启事两则》，第一则是《〈现代诗风〉再展期》：“戴望舒先生主编之《现代诗风》，创刊号本定七月十五日出版，现因新出版法规定，杂志出版须先经过登记手续，故不得不一再展期，俟登记手续办妥，即可印出也。”10月10日，《现代诗风》终于创刊，封面署“戴望舒主编 第一册 脉望社版 一九三五年十月”。施蛰存在刊首写有《文饭小品废刊及其他》：“《现代诗风》两月刊，说不定又是一注亏本生意，鄙人因为自己也不敢担保它的寿命，所以这回不再预定了。”《现代诗风》的寿命果真无法“担保”，“创刊就是停刊，仅出了一期就寿终正寝，以至在新诗史上鲜有人提及”（陈子善语）。



《现代诗风》封面和内页

在《现代诗风》撰稿人名单里，估计大家对严文庄比较陌生。严文庄是一位女诗人，作家严文井的堂妹，是诗人徐迟在燕京大学英文系借读期间认识的好友，当时留学美国。《现代诗风》刊出的《卡尔·桑德堡的一幅肖像》，正是她从美国给徐迟寄来的一封信，主要讲述了自己与朋友“在月光之下步行到邻近路德教大学”听著名诗人卡尔·桑德堡演说的所观所感。徐迟后来曾回忆，“她去美国留学。我们通信不断。她给我寄来了她的许多优美的诗，有的我拿出去给她发表了的”，“新诗社推出的女诗人，除方令孺和林徽因外，还有几位都是我去约来的稿子，严文庄在创刊号上的《弹肖邦作品二十八之十五后》和后来的《一串珍珠似的幻想》及《时光外两首》以及沈旭春在新人专号中的《恋如斯》也都是我经手约来发表的佳作”。

陈子善写有《〈现代诗风〉与脉望社》，一是指明《文饭小品》的实际编者并非是康嗣群，而是施蛰存，二是关注到了《现代诗风》上刊登的《本社拟刊诗书预告》中提到的金克木、侯如华、陈江帆、玲君四位诗人诗集的最终命运。不过，他只注意到了第一个《本社拟刊诗书预告》，其实后面还有一个《本社拟刊诗书预告》，照录如下：

现代法国诗抄 戴望舒译
现代西班牙诗抄 戴望舒译
现代英美诗抄 施蛰存译
现代日本诗抄 刘呐鸥译
现代德国诗抄 （未有人选）
其他各国现代诗总集译稿亦在征集中

这是一个很大的翻译计划，可惜这套诗歌翻译丛书未能刊行。施蛰存在1979年12月25日写的《自传》中还提到，“《现代英美诗抄》《现代法国诗抄》（译诗集）”未刊行。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施蛰存编、戴望舒译的西班牙诗人的《洛尔迦诗钞》。这个译本的《洛尔迦诗钞》受到的评价很高，当年很多诗人都受到《洛尔迦诗抄》的影响。其实在戴望舒的翻译中，洛尔迦只占一小部分，但只有他译的洛尔迦最好，甚至很多年后众多译本出现，都无法跟他相比。1983年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施蛰存编的《戴望舒译诗集》，他提到“戴望舒的译外国诗，和他的创作新诗，几乎是同时开始”。

《现代诗风》还刊有戴望舒的诗集《望舒草》、李长之的诗集《夜宴》、林庚的诗集《夜》《春野与窗》、路易士的诗集《行过之生命》、刘圣旦所著《诗学发凡》以及程鼎声译、日本萩原朔所著《诗的原理》、上海杂志公司印行的《宋六十名家词甲集》的出版广告。只是不知这些广告出自谁手。

比如戴望舒的诗集《望舒草》的广告是这样写的：

戴望舒先生的诗名，是从他的第一诗集《我的记忆》建设起来的。但是《我的记忆》中有一大半的诗都为作者后来所不自满，因此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去国之前，编定了他的定本第一诗集《望舒草》。集中共收诗四十一首，附诗论零札十七条，卷首有杜衡先生长序，对于望舒的作诗经过叙述甚详。书由现代书局出版，每册定价五角。

范用编的《爱看书的广告》收有施蛰存为《望舒草》写的广告语：

戴望舒先生的诗，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。凡读过他的诗的人，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。这魅惑，不是文字的，也不是音节的，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。

同一本书，不同的宣传角度，一则侧重于介绍戴望舒编选《望舒草》的初衷以及诗集的编排，一则侧重于分享阅读戴望舒诗歌的美的享受，但都为我们“素描”了《望舒草》。单是读这两则广告语，估计就有不少读者会迫不及待地想一睹《望舒草》的风采吧。

更好玩的是，1935年4月5日出版的《文饭小品》第三期刊有署名“脉望社出版部施蛰存启”的《戴望舒先生主编诗杂志现代诗风出版预告》，其中提到“每期拟印一千五百本，创刊号定于五月十日出版。预定全年连邮费只收一元，不必先付款，只须来函声明预约，俟创刊号出版后，本社当先寄奉志，然后再请付给预约书款。倘看到了创刊号不能满意，便寄来大洋二角取消预约亦可”。施蛰存在《现代诗风》刊首写的《文饭小品废刊及其他》又说：“爱诗的朋友们，如要《现代诗风》一出版就先睹为快，请寄示一通信处，以后出版后即当迳行寄奉，希望收到后能将书价即日寄惠，这是彼此信任的办法，务希注意。”先寄杂志，满意再付款，也许是一种促销手段，但何尝不是一种证明——编者对读者拥有足够的信任。

另外，李万鹤是施蛰存的笔名，在这期《现代诗风》上翻译了美国罗蕙儿女士的《我们为什么要读诗》，并在译文后写了“译者记”，提到“戴望舒先生编《现代诗风》，要我为他译一点东西，我想拿这篇译文放在创刊号里恐怕再适当也没有了。下一期我想再译她一篇《作诗的步骤》，便是从这一篇短文出发的再进一步的文字了”。可惜的是，我们无缘得见《作诗的步骤》的真面目了。

《现代诗风》，见证了施蛰存与戴望舒的友情，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百年苦苦跋涉的缩影。